

“冬泳”里触摸到的温暖

伊 夏

好作家具备好“武功”

喜欢充满“人情味儿”的写作，那种穿透了普通意象的，类似冬天在户外呵出的白气一样的东西。这种味道在阅读体验里能遇上，但极偶尔，班宇的笔下却处处得见。

班宇笔下的盘锦或沈阳，是属于他的原乡呼唤，是简单直接的深情，是带着儿化音的干净语言。有这些城市、街区、人物“撑腰”，小说一篇篇活灵活现，生活以其原初的面貌脆生生地铺开在纸上，所有出场的人物都貌似人话，办人事，哪怕带着某些浑不吝的逻辑与恼人的强硬。

我在沈阳念过书，班宇直面的故事场景也是我曾经生活过的物理时空，可我深知从非虚构的生活经验转换为虚构的故事，其实有许多沟沟壑壑要迈过。《冬泳》开篇的《盘锦豹子》里，他笔下那个“小姑父”实际完全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虚构人物，但班宇不怕写不出

感情，什么都不能阻遏他赋予这些人物的鲜活感觉，换句话说，是不是人骨入皮地书写自己的家事并不重要，他笔底周旋出的热络或亲近，让你在阅读时翻过两页便成了“我”；“盘锦豹子”孙旭庭可以是我们所有人的“小姑父”。

这种准确、鲜明，是班宇极有节制的语言风格形塑的。他每两个标点之间的字都不超过十个。放鞭炮，他写为“放鞭炮”。足疗产业，他用16字就概括齐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浴足拔火，释放真我。这些短促与幽默，是民间语言凝练出的智慧，也是班宇拳拳到肉、字字点穴的独家功力。

如此直爽的班宇，却也有英雄气短的软肋。《冬泳》里那种咬紧牙关的破碎与痛心，那些为了爱的他做出的鲁莽事，让人直接想起《白日焰火》里生愣愣的爱与杀戮。那不是二

次元推理里慢条斯理的谋划算计，没那么多机关或者手法，就是为了在乎的人拼尽所有，甚至如屠宰一般向着厌恶的人，侵犯了温柔日常的人，迎面劈下。所有的愁苦与恨意背后，都有着无数次冬泳后无法化解的周身血液不循环。这种精神乃至深层意志上的冻结，是班宇独有的薛定谔式的痛快：在道理与法律之间的情感，才是最扯着人致命神经的穴位。细品他的那些小说名，它们在简练中深藏多层次的解答，并以一种不挑明的方式与读者过招。如果用武侠谈论，班宇所练习的“葵花点穴手”，就是击中那些介于痛快淋漓与心有不甘之间的灰色地带。

班宇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结尾。开放式的可能把所有的短篇都变成了人生长篇的一部分。有人可以从一张幻灯片里开始渴望一部电影，而班宇是让你渴望一读再读的说书人。

走向更远的“外面的世界”

班宇笔下的主人公，对于自己的爱情或生命都在毫不吝惜地挥霍，这种挥霍是表面若无其事的掏心掏肺。阅读《盘锦豹子》时，我其难以想象前妻拿着前夫的房产证去做很可能竹篮打水的抵押，而那两个大爷们儿居然完全没急眼，对话一来一往里，隐忍至某种过分的地步。就在你觉得不可思议，试着稍微调整到另一种角度：一个如今生活幸福美满的人，面对落魄颓废的前任，有什么可以争与辩的呢。那种容纳，实际完全控制在婚姻与情感早已分道扬镳的背景下，却也像一块不至于完全冷透的红薯，余下那么正正好的人情与脸蛋，没有侵犯，没有越界。

这种诡异感是如今高度现代规整的城市生活所不熟悉的，现在的日子了是，即是卵般明确，可班宇的故事天然地发生在他成长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外部世界，譬如“香港”，譬如《Go West》(单曲《向西行》)，或者

参与了知识竞赛就可能获得什么意外奖励这些，与日常生活有一种隔着磨砂玻璃一般的疏离感。疏离带来微妙，带来活着的企盼，带来尚未迟钝、尚有好奇的新鲜与跃动。这一点贾樟柯拍过，双雪涛写过，那是东北人尚未如今这般遍布各地的时光，那时候东北人还守着自己的地界过日子，了解但不足够关心所谓的“外面”。这种淡淡的漠然反而形成了某种保护与抵抗，它使得一个地方的人浸透了当地意识，十足地成长为特定地方的人，同时又不全然保守，开始萌动起对更多可能的跃跃欲试。这种流动感是如此迷人，在班宇的讲述里，他用自己脑海中的西塔、铁西区与五里河们，来回溯彼时彼刻。

如此建立起来的世界里，有亲昵，有安身立命，有许多松软活泛的孔隙可以转圜，当然也有消磨，有无力，有时常想逃走的动心起念。可

这才是活生生而复杂的经过，才是我所说的“人情味儿”的真义。

《冬泳》适合影视化，因为它的张弛有度，它的“深”描淡写，可最厉害的，就是它有人声喧嚷后的余味。人们从不曾完全依赖赤白脸过活，每种命运都有起因与归途，好的作家尊重线性叙事上的每个节点，他能让我们在体味文本时每每刻如临己身。

期待班宇写出中篇乃至长篇，就《冬泳》呈现的力度看，他完全可以。有的写作者需要多年才能打通的任督二脉，他靠着灵性，已经逼近。只要控制住逗乐的力度，同时多留出一分抒情，他有极大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忽然又不再万分期待看到这一切被影像化，怕太实在的画面会堵住文字本身构筑的蜂巢般的延展性。这种又爱又怕的感觉，是想要珍惜与喜欢的自然体现。

提示 班宇，笔名“坦克手贝吉塔”，是尤其适合在冬季阅读其作品的一位作家。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里读到许久未见的“人情味儿”，也可以在他的小说里闻到与童年、与记忆通感的味道。那是表面冰凉但内核发热的人情世间，是要花费从孩童到成人那么久时光才能品尝出的情感与理智。其作品中，《冬泳》尤为出色，叙述描写简洁且有画面感，仿佛置身电影中，又充满余味。



终于有一天，地球上的几百万人类忍受不了地球的制度文明，自愿离开母星地球移居月球，飞船“将上百万名选择了新生活的人们通过那道没有水的深渊。随后港口关闭，不再接受外来移民，仅对贸易协定允许进入的货船开放。”这就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说《一无所有》的故事设定，而那两颗盈盈相望的行星，一颗是乌拉斯星，一颗是阿纳瑞斯星。

有科幻女王之称的厄休拉·勒古恩1974年凭借这部《一无所有》一举拿下了当年的雨果奖和星云奖。而这部作品传达出来的主题，如不完美的乌托邦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幽微深邃的探讨，无疑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极大关注。作为一部乌托邦科幻小说，书里描述的阿纳瑞斯星并不是一个资源富饶，人们生活无忧的世外桃源，阿纳瑞斯是一个干

冷多风、空气稀薄、寒风刺骨、尘土飞扬的地方，环境恶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在这里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只是鱼类和无花植物。自然资源的匮乏使得阿纳瑞斯人终年辛苦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但是这里却弥漫着一一种安宁、清新、刚健的自然气息。在这颗与其他星球隔离的阿纳瑞斯星上，人们奉行人人平等的社会公平原则，奉行集体主义，在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和等级差异，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别，也没有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构，替代的是一个叫PDC的负责行政管理的网络系统，即生产分配协调处，在所有从事生产的协会、联盟以及个人之间进行协调。“他们管的不是人，而是生产。”

厄休拉·勒古恩虽然借助乌托邦手法构想了一个平等社会，却也同时设置了这个平等社会中难以消除的不平等

的因素，那就是人性。本书的主人公谢维克18岁时因为其具有物理学的天赋来到中心城市阿比内深造，但是却遭到合作者和老师萨布尔的嫉妒和排挤，他的研究成果只有署上萨布尔的名字才能发表，他和其他星球科学家的通信往来被限制，甚至他的研究成果在乌拉斯星上获奖的消息也被萨布尔刻意隐瞒。而萨布尔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是中央科学院的成员、物理学会的理事，是科学协会和PDC倚重的专家，萨布尔有权凌驾于谢维克之上，他从哪里得来这样的权力呢？不是来自既定的当权机构，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是因为萨布尔学术上的建树，他根本没有建树。“他的这种权力得自人性中那种天生的怯懦，得自公众的认同。这是一个未经确认、未经授权的无形政府，它在僵化每一个人的思

想，借此统治这个奥多主义社会。”而任何一处需要专门技术以及稳定的制度来维持运转的地方，都会不可避免地生长出权力的根须。对阿纳瑞斯星失望的谢维克前往乌拉斯星寻求理想，却发现隐藏着在乌拉斯星繁荣富庶背后的罪恶，在乌拉斯星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财阀寡头统治着的地方，在它美丽的蓝色天空、草地、森林和大城市背后，其实是“一个布满灰尘的幽暗地窖”，一个真正的地狱。于是谢维克决定重返阿纳瑞斯星。全书到此戛然而止。回到阿纳瑞斯星后会怎样？谢维克找到了解决阿纳瑞斯星问题和矛盾的办法了吗？

厄休拉·勒古恩在书中展示了充满矛盾和困境的乌托邦社会，解构了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世界，但是如何解决矛盾，作者将思索留给了读者。

复原24位历史人物的生命细节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正如作者所言：“只有中国的土壤，才能生长出斯人斯事，只有中国的气候和天象，才能滋生出如此的命运。当然这些人，又反过来成就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透过纸页，历史深处的人物与今日作者接通了心意。随着一位位遥远的人物突然走近，读者如揽镜自照，原来，这些人从未走远，就活在我们的眼前。

历史人物与我们仅隔一纸

本书不用一典，也没有业已成型的论断，有的只是践行轨迹与喜怒哀乐。于细微处着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身影被作者的笔触勾勒出来。第一个人物是秦相李斯。这位很多书中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原来是如厕时突然悟到人生真谛的。他看到茅坑边的老鼠，一只瘦骨嶙峋，身上沾满秽物，随即想到粮仓里的老鼠个个个落得肥头大耳、油光可鉴。他忍不住感叹，人生如鼠，幸与不幸真是环境使然。粮仓、茅房一墙之隔，境遇却如此迥异。

从此，李斯这只“乡下耗子”，开始了去往心中那个大粮仓的漫长跋涉。一路拼搏奋斗，他终于爬上权力巅峰。然而事情总有两面，在李斯得意于人生如日中天时，他并不能清醒地看见自己的走向。

李斯最后败给了赵高，被判了五刑和诛灭三族。此时，李斯才知道自己参与修订的刑律是多么残酷和丧心病狂。韩非临死前的那句话又在李斯心头回响开来：“善于攀缘的人，总是命丧绝壁；善于游泳的人，总是身陷江河；而实施刑律的人，总是身陷牢狱。”

李斯不是个例，作者所选的历史人物，多以令人扼腕的悲剧命运收场。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们有共同的特性——“悲剧的生命意

以“向字问人”为追求的作家徐海蛟前不久推出了历史人物散文集《故人在纸一方》。该书以书信的形式切入人物，娓娓道来，款款相送。以时间为线，从古至今，一口气讲了24位历史人物的故事。从“乡下耗子”秦相李斯到近代“疯子”画家沙耜，再到“情书圣手”沈从文，跨越两千余年。这当中有政客、医者、有诗人、有才子、有画家……没有宏大历史的叙述和人云亦云的评论，有的只是人于茫茫杂与命运离落。作者期望找寻并复原的是那些为人熟知的人物背后被隐匿的生命细节，探究和揭示深藏于时光背面的命运肌理。

识、灵魂里那种常人触不可及的高远梦想”。

唐朝都督阎公新修了滕王阁，趁秋阳灿烂，阎都督于阁中设宴招待群贤。席上照例要请人挥笔撰文，记下这一盛况。其实，都督女婿早就费尽心思写下一篇锦绣文章，只等合适时机呈现到众人面前了。所以当都督请席中人提笔作文时，无人应承。

然而一个叫王勃的愣头小子搅和了阎都督的好事。他不知深浅地奉上了一场华美的语词盛宴，让滕王阁获得了千年历史上最贴切的礼赞。1300多年后，一切都消散了，只有《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依然在无数人口中耳相传。然而这注定是王勃一生的绝唱。他离开南昌，下广州，入广西，遇到大风暴雨，淹死在海上。他在滕王阁上的那篇名文叫“饯别序”，他是否知道，自己27岁的一生将一去不回？

那些历史深处的人物，被作者一个个拖将出来，那些浸在人性情理的意识与趣味，被清晰呈现，读来仿佛揽镜自照。

读者可在历史人物身上见仁见智

纵观全书，作者没有刻意猎奇新史，只是在现有素材基础上重新组合。他摒弃了

条条框框的僵硬说教，只求饱满真实，尽力让历史人物在书中复活，甚至在书写中生活。因为这个缘故，一个个人物分外生动。读者读起来，是那样的熟稔，那样的自然，透过一个个人物的生命轨迹完全可以见仁见智。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林觉民用手再次捻了捻灯盏，油灯的火苗向上蹿了两下。这是特殊时期，林觉民有太多细节需要交代。因为几天之后，他将奔赴广州，发动一场腥风血雨的革命。真到了诀别的时刻，他从抽屉里找出一块洁白的丝绸方巾，要在这一方洁净的丝绸上给妻子写一封绝笔信。这封绝笔信就是著名的《与妻书》。这篇被收入中学课本的信件，通常被认为是回赠了与妻子相互爱恋的生活，并将夫妻之爱扩展到对普天人民的爱，表达了作者为国献身、甘愿牺牲的精神。

但是在作者笔下，读者看到的是一种青春的死亡。生命虽然短暂，但灵魂却上升为时间里久远的星辰。还是在日本留学的岁月，林觉民每一次站在樱花树下，都恍然觉得是在读生命这首绚烂而仓促的诗篇。

时间来到1911年4月25日凌晨。林觉民写完信后，将方巾叠好，心里想着：“再过两

个时辰，黎明就要到来了。”当清朝的刑刑队一字排开，林觉民沉静地凝视着枪口，长舒一口气，“这黑暗一定不会持久地笼罩着我的中国”。旋即妻子那张脸又浮现出来：“意映，我先走一步了，来世一定带你去任何地方。”

他将生命看得如此通透，将生死看得如此淡然。那个夜晚他还不会知道，这封情意款款的家书将穿越一百多年的风雨，和他的精神一样，以永不凋零的方式在世間流传。

今天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情书的力量了。可是，情书的力量在爱情的世界里却是不可低估的。

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从大山里走向城市，来到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文学系讲师。但没几堂课，他就开始走神了。坐在前排的一位女生让沈从文的心成了一把无弦的琴，并被无端地拨动了。

先生拙于表白，好在先生有一支上好的笔。出生于苏州富贵人家的这个女学生张兆和却不以为然。一封封的情书如泥牛入海，可情书一墙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一年长假的上午，张兆和带着一叠厚厚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评理。胡适笑着说：“他固执地爱着你。”“可是我固执地不爱他。”张兆和嘟着嘴说。

那天的谈话没有结果。情书还是不知疲倦，不问前程地继续飞入张兆和手中。文字是神奇的，一个个都饱尝了心思，长出了翅膀，像一枚枚奇异的种子直抵张兆和的心。又过些时日，张兆和怒不起来了，沐浴在这样博大的情思里谁又能说不是幸福和光荣呢？不觉间，“情书圣手”与“乡巴佬”在作者笔下精妙地构成了沈从文的灵与肉。

读着《故人在纸一方》，惊叹原本认为遥不可及的那些历史人物，如此亲切而又有温度，像是神奇的故人，活在我们的眼前，历史人物与我们仅隔一纸。

■微书评

航向不一样的人生

徐娅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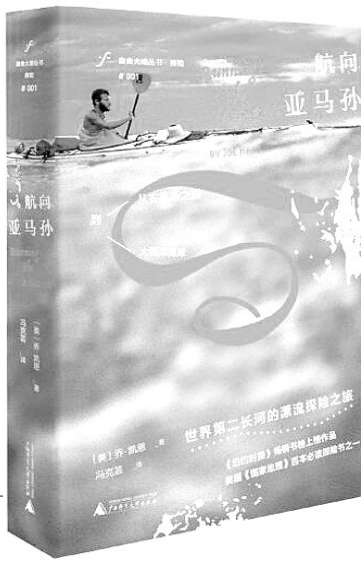
如果有机会挑战一次前途未知的探险，你会毫不犹豫地吗？35岁的《旧金山纪事报》小职员乔·凯恩选择了“去”，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他漂流在亚马孙河的激流里，航向不一样的人生。

1985年，在那个还没有卫星导航的时代，来自不同国家、性格各异的10个人组成了探险队伍，他们爬上高达5486米的秘鲁安第斯山脉，从亚马孙源头开始漂流，一路航向位于巴西的出海口，最终到达出海口的两个人成为全球首支成功航完亚马孙河全程的队伍。

6759公里也许并不算长，但途中险阻、意外层出不穷。首先，高原反应给了探险队一个下马威。然后，队员们相继落水、翻船、一身伤痛，接着，队员关系不睦使他们的行程缓慢，而且他们还要面对亚马孙雨林里拿着自动机枪的游击队追捕，更别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虫蛇、病菌滋扰……在亚马孙，大自然时刻展示着它的伟力，人类在它面前显得无比弱小，探险之旅就是弱小的人类在庞大的自然之力面前的一次次“知其不可而为之”，一次次顽强地从巨浪、风暴中挺过，继续划向前方。

乔·凯恩说：“山河愈是浩大，就愈是能激出人的内敛。”亚马孙从身体和心灵上重塑了乔·凯恩，这场搏命之旅其实也是他的自我发现之旅。一方面，他从最初对独木艇一无所知，到慢慢演习划艇技巧，到最后成为仅剩的两个首漂者。他战胜了不自信，以执着的努力赢得胜利。另一方面，这次探险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不再是那个报社小职员凯恩，而成了河流和河流文化的代言人。他多次重返雨林，和那里的原住民共处，为他们声讨权益，记录即将消失的文化。

阅读《航向亚马孙》，我们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脆弱，更见识到人的恐惧与勇气、坚强、智慧。在了解这条古老河流语言的同时，我们还了解到现代文明对“原始”环境的破坏、改变，了解到地球彼处还有那样的原住民文化，我们甚至会像凯恩一样思考，这些特色独具的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



纸上李白

梅若冰

祝勇在笔耕不辍的30余年间出版了500余万字的作品，曾获朱自清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他身兼作家、导演、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数职，丰富的阅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让他的散文既有文学作品的优雅，又有历史传记的真实，更有纪录片的镜头感，仿佛描摹了一幅长长的画卷，悠久的历史穿越千年时空，跃然纸上。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收录了祝勇近年来创作的经典散文，从人物的视角纵观历史，用严谨的细节、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和苍劲有力的文字，书写人物的心灵史，宛如从沧海中捧起一粟，却又在一花中窥见整个世界。

祝勇擅长对历史细节极尽铺陈，从人物和事件的极小视角切入，却用豪迈的笔法贯通古今，将历史戏剧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文字自带“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沧桑和“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故而造就《汉匈之战》《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纸上的李白——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宋徽宗的光荣和耻辱》《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等一系列经典散文，将汉武帝、魏晋名士、诗仙李白、宋徽宗和吴三桂被时代裹挟的人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家在云水间》《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则在柳如是和陈渠珍身上体现了他柔情的一面。人物命运总是无法脱离历史的进程。《纸天堂》《再见，马关》《刀组间的宝座》讲述社会变迁时期洪秀全、李鸿章和清末故宫的悲剧命运，充满了人性的悲悯。读者既像场外观众，又像事件亲历者，读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沉郁顿挫，时而酣畅淋漓，时而悲怆扼腕。

在一本祝勇作品精选中，在林林总总的人物身上，《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站在时间长河的此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深处。中国千年的悠悠岁月，正在纸上缓缓流过。

